

古
今
治
平
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二

豫章

弟



美父訂

武林鍾源長仁孺父較

曆法篇

周漢曆法

曆數之起尚矣伏羲畫八卦以象二十四氣炎帝分八節以紀農功至黃帝創受河圖始設靈臺立天神地祇物類之官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

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造筭數容成總斯六
術以考定氣運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司天氣者六期
爲備終地紀者五歲爲周五六合者三十歲七百二
十氣爲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於是因
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歛以作調曆而是歲己酉
十一月朔旦日南至而得寶鼎焉乃迎日推策積餘
分以置閏配甲子而作蔀於是時惠而辰從洎於少
昊以鳥名官而鳳鳥氏實爲曆正玄鳥氏司分伯趙
氏司至青鳥氏司起丹鳥氏司閼顓頊受之命南正

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建孟春之月爲曆元是歲正月
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歷營室冰凍始泮蟄虫始發
鶴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惠鳥獸萬物
莫不惠和是爲曆宗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厥職
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復遂
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曰欽
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朞三百六旬有六
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蓋曆雖定數象爲不定之法
而必本於敬順析因夷興仁民之政孳希撻誠受物

之政無非順天者中星正則天運可求分至定則日行可準故其時日星爲紀月以爲量發歛得度災調無方天工用亮而庶績咸熙年耆受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而璣機玉衡以齊七政時爲首務由是觀之誠王者之所重也嗣是夏正以正月殷正以正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咸正曆紀以應天道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莫不受軌而敘事焉周德既衰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

弟分散或在諸侯或在夷狄其機祥廢而莫統於時
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故春秋襄公二十
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曆以
爲在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爲
建亥而惟蟄虫之不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
百有餘年莫能正曆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
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誠謹之也且夫先王之正時
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故履端於始序則
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經於

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朔之月所謂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此聖王之重閏以閏所以正時而作事厚生者也今閏不告朔棄時正矣奚以爲民故舉之者傷治曆之法失也厥後戰國並爭在於強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斯念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述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至於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自爲獲水德之瑞正以十

月色尚墨豈不益謬哉漢興曆凡五改初襲秦正朔
以張蒼言用颛頊曆然正朔服色未能覩其真而晦
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元年漢興百
有二載公孫卿臺遂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
朔上與倪寬等議曰推傳序文則今夏之時也其以
七年爲元年於是詔卿遂與侍郎尊大與星射姓等
議造漢曆乃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至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月甲
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得本初星度姓

等奏不能爲筭。願募治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
造。漢太初曆乃選鄧平等及與民間治曆二十餘人。
唐都洛下閼與焉，都分天部而閼運筭轉曆。其法以
律起曆。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
長相終，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
夫律陰陽九六爻象之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亦
謂律律者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
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推筭。如閼平法先籍半日名
陽曆，先朔月生不籍名陰曆。朔而後月生，而以陽曆

諸侯王羣臣便議上上使校曆官淳于陵渠覆校
陵渠言太初曆晦朔弦望最密而冬至之夕日月如
令璧五星如連珠乃詔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曆罷
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實始行夏時也其後元鳳三年
太史丞張壽王言更曆非是詔鮮于妄人詰問壽王
不服請與麻光等雜候於上林清臺課諸曆疏密十
一家盡六年壽王課最疎太初曆第一卽墨徐萬且
長安徐萬治太初曆亦第一壽王竟下吏故曆本之
驗在於天自漢曆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

非堅定至孝成時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渺作三統曆以說春秋推法要密其書曰夫易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春秋列十二公二百四十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禮舉其中樂取其和曆數以閏正天地之中而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典曆始自元傳曰元者善之長也

三統之元氣施育萬物天地之大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原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之以爲實。實如法得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五六者天地之中合。

而民之所受以生者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
而天地之道畢。終而復始。太極者中央元氣也。爲黃
鍾。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爲八十一。爲日法。所以生
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由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
之首也。二以日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月必書王。易
三極之統也。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
時月以達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
易吉凶之効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
秋天人之道也。以易窮則變之數爲閏法。以參天九

兩地十爲會數以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爲朔望之會○是爲會月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得冬至是爲章月○以日法乘閏法是爲統歲三統爲元歲○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斗端之綱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道也○三統合於一元而三代各據一統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統相包而

○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地○統○受○之○於○丑○初○人○統○受
之○於○寅○初○天○施○役○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
城○於○申○故○曆○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
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與○三
統○相○錯○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
下○而○皇○極○建○三○德○五○事○於○中○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
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
五○行○也○木○合○於○辰○星○火○合○於○營○惑○金○合○於○太○白○木○合
於○歲○星○土○合○於○墳○星○故○曆○三○辰○五○星○相○經○緯○也○天○以

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乘○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八○變○而○成○卦○四○營○成○易○爲○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引○而○伸○之○五○星○會○終○觸○數○而○長○之○歲○與○日○月○會○三○會○而○與○三○統○會○三○統○而○復○於○太○極○上○元○得○一○陽○一○陰○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至○後○漢○太○初○曆○施○行○百○餘○年○而○曆○稍○後○夫○朔○乃○或○在○月○晦○永○平

中詔曆官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舊曆楊岑
課弦望而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四分之術頗行至元
和而太初失天益遠章帝詔改行四分曆以九道法
候弦望無差而以庚申爲元其後夏誦邊詔馮光等
言曆元互異而議郎虞菴等以爲建曆之本必先立
元元正而後曆可從立也四分曆中紀之元與天相
應不可復尚宜如故便而蔡邕亦以爲太初曆行百
八十九歲而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行度密於太
初是新元效於今日也不宜改於是四分行如故然

王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月先曆食者十六事於
是差矣會稽尉劉洪悟以爲四分疏濶者斗分太多
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作
乾象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
行推而上則合於古引於下則應於今其爲之也依
易立數遁行相號潛處相求爲乾象曆又創制日行
遲速兼考月行陰陽交錯於黃道表裏日行黃道於
赤道宿度復進有退方於前法轉爲精密嗣是改曆
者皆斟酌乾象洪術遂爲後代推步之表此漢曆之

凡五改也要而論之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
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
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於六
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
近一遠二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
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
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謂日
行北陸謂之東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
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

焉日道歛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
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於天一寒一
暑四時備成萬物革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
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
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
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
蔀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贏弱
無方莫不結繫於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於外
衡追日以察發驗先道生焉孔壺爲漏浮箭爲刻

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
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
日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
步術生焉金木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
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
速遲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
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
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探賾索隱鉤
深致遠無幽僻潛伏而不以其情著然後陰陽有分

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巍巍乎若道天地之
紀帝王之壯事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致思哉

三國六朝曆法

三國時蜀仍漢四分吳用乾象魏初韓翊以乾象減
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
爲紀法一千二百五爲斗分其後陳羣等言翊所造
皆用洪法小益斗分所錯無幾楊偉因改造景初曆
蓋二曆皆爲子模母終不過洪之術也晉初因景初
改名泰始曆杜預又著春秋長曆及論曰陰陽之運
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
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曆數也劉子駿造三

正曆以修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唯得一食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十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大抵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累月爲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食者有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筭守恒數故曆無有不先後也始失於毫末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

若易所謂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也○今學者不循經傳○日月日食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皆各據其學○以推春秋○何異於度已之郵○而欲削他人足哉○咸平中李修卜顯依預論爲術名乾度曆表上之時尚書史官以乾度與太始參較○乾度殊勝渡江後更以乾象五星法代楊偉曆○穆宗永初中王朔之又造通曆○以甲子爲上元○其後太元中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悟以爲古曆斗分强不可施於今乾象○半分細不可進於古景初近之而日之所在猶差○

四度蓋日所在之度難知漢世惟驗諸昏明中星爲法已濶於是卽月食度分以其衝知日度所在而踰次乃得其正然終晉之世惟用泰始而餘曆不果施行朱武帝初改泰始爲永初曆行之至元嘉中前曆令朔不在朔月食不在望何承天悟以爲朔望弦羸縮不辨知也於是卽朔弦望皆承大小餘正朔望之日更測中星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舊曆在斗土七度今測景所驗乃當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而上三日五時日視舊移四度以定氣

至名元嘉曆自宋迄齊多循用焉然當其新祖沖之
世天官覺其失考古法爲甲子元曆未上而河西王
牧犍亦遣使獻趙歐所撰甲寅元曆亦未施用梁大
監中冲之子暅疏言先臣在晉仰觀十二代曆曆元
不同斗分疏密隨異當代用之各執一法而不能相
通譬之家異權度卽輕重不得不隨異也夫斗分者○
日月初躔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於此而○陽滋始○
萬物萌芽此律曆之所起也故命曰星紀甄曜度及○
魯曆南方有狼狐而無東井北方有建星而無南斗

者以周天二十八宿惟斗井二宿爲度最多故月令昏旦中濁節福建星以爲的而斗分難詳今以元嘉曆測冬至斗分日月所在覺差三度而二至晷影差幾一月諸五星伏見尤舛詔太史以曆所上曆與舊曆對課疎寥冲之曆皆密山是施行又名大明曆焉至大同十年又詔太史虞民造大同新曆未及用而遭侯景之亂陳氏亦用祖冲之曆蓋南朝之曆曰永初曰元嘉曰甲寅元曰甲子元曰大同新曆然甲寅元與大同不用永初又復因晉四朝所用惟元嘉甲

子元二曆而已北魏入中原但得景初曆世祖克河渠得趙歐玄始曆時人以爲密行之大武時崔浩爲五寅元曆未及施行浩誅遂寢久之世宗以亥始浸疏命更造成新曆至肅宗正光中崔光取張龍翔等九家所上曆候驗得失合爲一曆以甲子爲元應魏之水德命日正光曆又有信都芳因祖暅之法私撰靈憲曆筭月頻大頻小食必在朔證據甚明每云何承天亦用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其法亦莫考也及東魏興和元年以正光

曆漸差命李業興更修號興光曆齊文宣受禪宋景
業援舊議作天造曆逆以爲文宣受命之符文宣悅
而施行後董峻鄭元偉立議非之上甲寅元曆時廣
平人劉孝孫張孟賓同知曆並更創新法又有趙道
嚴準晷影之長短定日行之進退更造盈縮以求曆
食之期其年諸曆家豫刻日食疏密六月戊申朔大
陽虧劉孝孫言食於卯張孟嘉言食於申鄭元偉董
峻言食於辰宋景業言食於巳至日食乃於卯辰之間
其言皆不能中爭論未定遂屬國亡西魏入關尚

行正光曆至周明帝武定元年始造周曆於是諸日
者採祖暅舊議通簡南北之術然周齊並時而曆差
一日頗覩其謬故正光廢而天和作矣天和曆上於
甄鸞其後大象年間太史馬顯等上景寅元曆施行
之隋高祖輔周欲以符命曜天下道士張賓知其意
自言曆星有代謝之證乃更造新曆名己巳元曆其
法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損行於開皇之四年賓曆既
行劉孝孫劉焯張胄玄並稱其失議論鋒起久之不
定至十四年令參問日食事胄玄所冠前後裏時起

分數合於是令參定新術而劉焯聞胄玄進用又增
損孝孫曆法名七曜新術奏之與胄玄之法頗乖異
胄玄害之焯遂罷而胄玄曆施行焉開皇二十年帝
命皇太子召集曆筭之士焯復增修其書名皇極曆
太子嘉之未獲考驗以官不稱意稱疾歸仁壽四年
焯言胄玄之曆實竊焯曆前本因糾駁其失凡五百
三十六條胄玄復難以爲既定期不應復有歲月平
率若值三小猶減三五爲十四值三大猶增三五爲
十六皆非三五之正互難不決焯又罷歸大業四年

大史奏日食無效召焯欲行其曆會焯卒事竟廢曆
益北朝之曆曰五寅元曰玄始曰正光曰靈憲此元
魏之曆也曰興光曰天保曰甲寅元此東魏高齊之
曆也曰天和曰景寅元曰己巳元曰重極此後周隋
氏之曆也言曆者不行之數十年輒復差故南曆
則以何承天爲宗而北曆則依趙曠祖沖之以爲據
是何故哉天之高也日月星辰之遠也寒燠雨暘氣
數之不齊章蔀紀元餘分之所積以十百年計之猶
可運之掌及其久也有非智巧之所能計者此曆久

則必差勢之所必至也。治曆明時之士，因其差之未遠，革而正之無難也。其或盡更前人之法，而更復疎遠，其或增損前人之舊，而更加詆謬，則非矣。自昔黃帝以來，曆凡五十餘家，皆由氣朔纏度，或先天，或後天，微有不應，則曆法從而變也。夫黃帝始調曆，顓帝爲曆宗，至漢則不能無疎密。漢人課之詳矣。由漢以來，太初曆法爲第一。三統、四分、乾象，或因革焉，而復有疎密之間。蓋三統則甚疎，而乾象則甚密也。乾象爲推步之師表，而韓朔、楊偉、咸遵其法，而不及其深。

妙翊又復據其術而背其言何也不特此耳齊宣憲
宋景業識緯之故而改行天保曆隋高祖喜張賓陳
代謝之證而改行開皇曆是上之人所以改曆者恆
諛佞耳初不爲敬天授民而設也劉孝孫曆法甚精
輒爲劉焯所抑劉焯推占至詳常不爲張良玄所容
是下之人所以造曆者冒寵利耳初不擇其法之是非
也據是心以往其奚以議曆爲哉是以知天道遠
曆法推測不能每事中程其曰日食不效更考日度
可也其曰斗分有差更定密率可也其曰五星疏遠

更驗星躔可也。夫何一事不中程。乃盡更前人之法。
大抵因其實而易其名。異其所入之門。同其所歸之
極。如宋何承天曆。齊用之。則爲齊曆。隋張賓用之。則
爲隋曆。是也。如劉孝孫曆。法劉焯更爲七曜曆。後又
更爲皇極曆。是也。一法而異用。一曆而數名。皆沿襲
舊法。而增損焉耳。曷足貴哉。

荀書編曰。曆不可以執一論也。曰象曰氣曰數。
均之不可缺也。嘗讀堯典。知古今之曆法。定於
斯。而善曆者。宜取法於斯焉可也。何也。所謂象

者日月星辰之乾庚是也所謂氣者春夏秋冬之寒暑是也所謂數者時刻分秒之有定筭是也夫象本有迹之可據氣則有序而可推者皆動物也因其象與氣之運動推遷而爲之數以筭其分至啓閉之節候則歲月日時無易章蔀紀元不差而曆無不善者矣蓋自堯典觀之所謂曆日月星辰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非其星象之可見者乎所謂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非氣序之

可推者平所謂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定四時歲非其數之可積者乎且其宅嵎東南交宅西南北之四隅而未嘗執一定數以爲曆也明矣凡謂曆者果能占天象順時序一晷度之差吾志焉一星辰之動吾志焉夕夕而觀之旦旦而求之因其已往推其將來而毫髮無遺筭者一皆順其象與氣而明之所謂因天以求合不執一定之數以必天之我驗也夫何後來曆家

其初未始不驗而久之必差豈其數不精筭不密哉由其不順天象之運動不察氣序之變遷徒欲執其定數以求之故耳可見堯典乃萬世曆法之祖也至舜典又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以觀天象察時序者爲愈密矣故後世渾天儀亦祖璿璣之制而隨時以變通何也曆象日月星辰不可變也執堯時之中星以驗於今則非也因其不驗於今并廢其日月曆象星辰之法也奚可哉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不可變也

執舜時玉衡所指以驗於今則非也因其不驗
於今并廢在璿璣玉衡之法也奚可哉但後之
人非不觀天象要非象之以治曆也惟象有不合
則委罪於歲之不精者有之而不能順乎天
之象也非不在璿璣要非察之以授時也惟察
之有不合則委罪於制之不巧者有之而不能
順天象以立衡也此所以歲愈差曆愈不驗也
知欽若敬授之道者顧如是哉要之七政之運
速四時之循環久而必差者天道之常也立差

以追其已往之變。因象以改夫兒在之差而隨時變通者。曆法之常也。故曰曆不可執一論也。

唐代曆法

五代周附

唐終始二百九十餘年而曆凡八改武德初傳仁均
所造曰戊寅元曆行之盡一年而月食比不效乃詔
崔善爲祖孝孫等考定之至高宗時而疏太史令李
淳風作麟德曆以獻其法損益中曆術以考日爲本
爲木渾儀以測黃道當時以爲密詔與瞿曇羅所上
經緯曆參行至開元中日食復比不效於是詔僧一
行作新曆曆成而一行卒詔張說與曆官陳玄景等
次爲大衍曆術七篇界例一篇曆議十篇上之頒於

有司時善曆筭者瞿曇譏怨不得預與玄景等言大衍獨述天竺九執曆而其法未盡右司禦南宮說亦非之詔令日官於靈臺課候大衍十得七八麟德三四九執曆一二而是非堅定肅宗時用山人韓顯言更曆節增二日爲至德曆而不與天合寶應元年臺官郭獻之等更曆曰五紀考五星進退偶合詔頒用迄建中又變曰正元元和又變曰觀象自是嗣世續繩必更曆紀穆宗長慶中又改曰宣明然皆因大衍舊術於晷漏交會稍增損之以爲名其制法簡易今

望密近惟宣明庶幾焉遂以遵用至昭宗時數亦浸
差少詹事邊岡與日官更造崇玄曆岡用筭巧能馳
騁反覆於乘除間由是簡捷超徑等按之術與而經
制遠大衰序之法廢矣雖籌策便易然皆冥於本原
至其氣朔發歛盈縮朏朒定朔弦望等術皆大衍之
舊餘雖不同亦殊途而一致者蓋自太初至麟德凡
二十有三家矣而一行所爲曆其倚數立法皆本易
大衍而立術以應之蓋以易轉曆而唐曆莫善於大
衍盡七年較經史所書氣朔日行宿度可考者皆合

而曆成其本議曰易大傳稱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故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故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故合二○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伍相周究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自五以降爲五行之生數自六以往爲五材之成數錯而乘之以生數衍成數位一六而退極五十而增極以一六爲爻位之統五十爲大衍之母成數乘

生數其筭六百爲天中之積。生數乘成數其筭亦六百爲地中之積。合之千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四象周六爻也。以二十四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之用也。綜成數約中積皆十五。綜生數約中積皆四十。兼而爲天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則復得二中之合也。著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此大衍所以爲天地之樞如環無端而爲律曆之大紀也。夫易象微於三四而章於七八卦有二微策有四象故二微

之合○在始中之際焉○著以七備卦○以八周○故二章之合○在中終之際焉○中極居五六之間○由開合之交○而在章微之積○則人神之極也○天地中積千有二百○揲之以四爲爻率三百○以十位乘之○爲二章之積三千○以五材乘八象○爲二微之積四十○兼微之積○則氣朔之分母也○以三極參之○倍六位除之○凡七百六十是謂辰法○而齊於代軌○以十位乘之○倍大衍除之○凡三百有四是謂刻法○而齊於德運半氣朔之母○千五百二十○得天地出符之數○因而三之○凡四千五百六十○

當七精返初之會也易始於三微而生一象四象成而後八卦章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少陽之剛有始有壯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壯有究兼三才而兩之神明動乎其中故四十有九之象而大業之用周矣數之德圓故紀之以三而變於七象之德方故紀之以四而變於八人在天地中閑盈虛之間餘之勃而氣朔之所虛也以終合通大衍之母廟其地十凡九百四十爲通數終合除之得中率四十

九餘十九分之九終歲之弦而半分復初之朔也夫十九分之九盈九而虛十地於終極之際虧十而從天所以遠疑陽之戰也乾盈九隱乎龍戰之中故不見其首坤虛十以導潛龍之氣故不見其成周日之

朔分周歲之閏分與一章之弦一蔀之月皆合於九百四十蓋取諸中率也一策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一揲之分七十六而蔀法生一蔀之月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七以通數約之凡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而日月相及於朔此六爻之紀也以卦當歲以爻當月

以策當日。凡三十二歲而小終二百八十五小終於
是與卦運大終二百八十五之數合。則參伍二終之
合也。策以紀日。象以紀月。故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爲
日度之準。乾坤之用四十九。象爲月弦之檢。日之一
度不盈全策。月之一弦不盈全用。故策餘萬五千九
百四十三。則十有二中所盈也。用差萬七千一百二
十四。則十有二朔所虛也。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
中節相距皆當三五弦望。相距皆當二七升降之應。
發歛之候皆紀之以策。而從日者也。表裏之行朏晦。

之變皆紀之○以用而從月者也○日行曰驟○其差曰盈縮○積盈縮曰先後○月行曰離○其逶迤馴屈行不中道○進退遲速○不率其常過中則爲速○不及中則爲遲○積遲謂之屈○積速謂之伸○陽執中以出令故曰先後○陰含章以聽命故曰屈伸○日不及中則損之○過則益之○月不及中則益之○過則損之○尊卑之用○朕而及中之志○同觀晷景之進退○知軌道之升降○乾與晷名舛而義合矣○中晷長短謂之陟降○景長則夜短○景短則夜長○積其陟降謂之消息○游交曰交○會交而周曰交終○

交終不及朔。謂之朔。○交中不及望。謂之望。差日道表口。○陽曆裏曰陰曆。五星見伏周。謂之終率。○以分從日。謂之終日。其差爲進退。則水漏之所從也。○其中氣議。以爲曆氣始於冬至。無所取之。取於晷景也。二分爲東西之中。二至爲南北之極。而晷景進退有至不至者。乃日行盈縮使然。不可强而叶也。○蓋曆術在於常數。而不在于變行。既叶中行之率。則可以兩齊先後之變。今曲就其變。而少者失三。多者失五。是捨常數。而從變行也。必不合矣。其合朔議言。日月合度。謂

之朔無所取之○取之食也○春秋所書日食參左傳所記注其下繫以列國之事○蓋列國之赴告也○列國赴告不一則其曆有不可以一術齊者矣○故令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日若二日○則原於定朔以得之○列國曆殊則稽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治曆之大端也○長歷其日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此甚謬也○新歷本春秋日食古史交會加時○及史官候簿所詳○稽其進退之中○以立常率○然後以日躔月離○先後屈伸之變

而損益之故。經朔與躔離三者迭相爲經。若權衡相持而千五百年之間。朔必在晝。望必在夜。其加時又合。則三術之交各當其正。若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謔於經數之表。變常於潛遯之中。則雖聖人然且不質。非籌歷之所能及矣。其十二卦議本孟氏章句。孟氏者易師孟喜也。其法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爲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乃復初。坎震離兌於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

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月而凝
潤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爲
主於內羣陰化而從之極於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
功究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而
未章至於八月而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陰形
於兌始循萬物之末爲主於內羣陽降而承之極於
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於坎
陽九之動始於震陰八之靜始於離陰六之動始於
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其日度議

言古曆日有常度。周天爲歲終。故繫星度於節氣。其說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爲天歲。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皇極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蓋近之。然而未盡合也。大都古歷分率簡易。歲久輒差。達曆數者隨時遷革。以合其變。故三代之興。皆揆測天行。考正星次。爲一代之制。正朔既革。而服色從之。及繼體守文。疇人代嗣。則謹循先王舊制。而審行焉。固其理也。春秋起蟄而郊龍見。而雩以歲差。

推之周曆立夏日在觜觿二度昏角一度中則龍見
當在建巳之初至春秋時巳潛退五度猶在建辰之
月○據麟德曆以小滿後十三日而零則龍角過中不
時矣○故唐禮當以建巳初農祥始見而零傳曰凡土
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
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
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幹故祖冲
之以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爲得時也○據麟曆立冬
後二十五日火見大雪後營室乃中其時陽氣靜復

而以之繕城隍治宮室是謂參天地之房所失多矣○則唐制宜以玄枵中大興土功其日饌議言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藏月君道也無朏也○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晦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又徙而近交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集言輯也○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於位以常其明陰含章示冲以隱其形是輯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子君陽斯食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子君陽爲之食矣且十月之交於脣

當○餘○而○詩○人○悼○之○何○也○以○爲○古○太○平○之○世○日○不○餘○星○不○孕○蓋○有○之○矣○若○過○至○其○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而○不○食○或○在○陽○曆○陽○盈○陰○微○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休○明○之○所○由○生○也○故○近○古○太○儒○劉○歆○賈○逵○之○倫○詎○不○知○四○序○分○同○道○至○相○過○則○交○而○有○食○哉○以○日○餘○非○常○故○闕○而○不○論○也○黃○初○已○來○治○曆○者○始○以○密○率○而○課○夫○日○食○之○疎○密○是○專○於○曆○紀○者○也○使○日○食○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謀○曆○數○之○疎○密○使○日○食○而○皆○可○以○常○數○求○亦○何○以○占○政○

教之休咎哉。故必稽古史廟食淺深。加時朓朒數協。
者反覆求之。由曆數之中。以參辰象之變。覩辰象之
變。以求曆數之中類其所同。而中可知矣。辨其所異。
而變可知矣。其循度則合於曆。失行則合於占。占道
順成常執中以追變。曆道逆數常執中以俟變。天道
如示諸掌矣。且日月交會大小固自若也。而月在日
下人於中斜射而望之。今中國食既。則南方戴日之
下所虧纔半外。此反觀又交而不食。故當步九服。日
界以定餌。分諸晨昏漏刻與地皆變。則宇宙雖廣可

一術以齊之矣。其五星議言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也。故日月之失行也。常微而少。五星之失行也。常著而多。其五星留逆伏見之效。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而象之政。政小失則小變。大失則大變。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所以示吉凶之象也。而又時有變行。改其常變。與人事相爲俯仰。而神理從效焉。不然。則皇天何以陰隲於下民。而警悟乎世主哉。近代算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覩五星失行。則皆謂之歷舛。雖七曜循軌。或猶

○以謂天災○是以數象相蒙而兩喪其實也○故較推之○
○稽古今注記○入氣均而行度齊○上下相距反復相求○
○以初爲常而以其獨異於常者爲占○舊法以二星相○
○近爲失行○三星以上爲失甚○天竺曆以爲五曜之精○
○皆有所好惡○遇所好之星則趣之○遇所惡之星則捨○
○之○捨之行遲○凡皆以精氣相感○故五星各立歲差○以○
○究五精之運○而周二十八舍之變○其推法審要如此○
○五代初用唐崇玄曆○而晉高祖時馬重績始更造新○
○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

十四載乙未爲上元用正月雨水爲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蒍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以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祇行於民間而重繕乃用以爲法遂施於朝廷賜號調元曆行之五年輒差而復用崇玄周廣順中博士王處訥私撰一曆於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而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世宗卽位始留意於稽古修舉廢墜之事詔更造曆而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曆於是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歛著爲書四篇上之世宗詔須用

曰欽天曆而朴曆自成一家言其法總日躔差度爲盈縮二曆分月離遲疾爲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序之漸以審朏朒而朔望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道八節辨其内外以揆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觀天勢之升降察執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審測岳臺之中晷辨二至之日夜以刻躔離而晷漏精推星行之順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令而觀之西漢之

曆莫善於太初東漢之曆莫善於四分由魏至隋莫善於皇極在唐則大衍爲善在五代則欽天爲善然其立法各有不同太初以八十一爲日法四分則用蔀月九百四十皇極則用一千二百四十二大衍則用二千四十欽天則用七千二百其多寡之異何耶太初以三百八十五爲斗分四分則用章法十九皇極則用萬二千二十有六大衍以七百七十九爲虛分欽天則一千八百八十四其增損又如此之異何耶太初諸曆則日爲一法度爲一法至大衍又合日

度爲一法。太初諸曆則餘分置於斗分至大衍則餘分置於虛分此又何耶。蓋以大衍起數者自伏羲始以大衍名曆者自一行始。大衍者演天地之數也。曆多以律起而大衍獨以易起其勾稽微妙分積毫釐有得于伏羲之遺盡固非拘於數者。蓋積黍之法可行而黍之大小則不可積。斷竹之制可倣而孔之厚薄則不可均。按尺之說可驗而尺之長短則不可證。又孰若以無形而御有形以不物而制有物哉。此大衍起於易所以爲精密歟不然唐自太初至麟德凡

二十三家何以獨稱美於大衍乎。然而大衍起筭亦不專於易也。歲星得於虞喜。日食衝得於姜岌。定朔得於傅仁。均九道得於張子信。而演紀之端日在虛。一度又得於堯之甲子。此尤足以見其博通而不溺於術數也。善乎歐陽公之言曰。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合也。然其要在於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形。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

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爲謀其久而
不能無差者勢使之然也故爲曆者其始未嘗不精
密而後多疏而不合固其理哉不合則屢變其法以
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故秦漢以來古

曆不傳所存者自黃帝至魯凡七家其用於漢初惟
顓帝曆耳然度數之失服色之乖議者已非之豈非
法久則弊變通以久固有所待乎且太初之曆非不
密也然可行於武帝之時至章帝則復失矣四分之
曆非不精也然可用於章帝之時至熹平而又差矣

唐高祖始用戊寅至高宗之麟德則變至中宗之景龍則又變逮明皇用大衍曆而景龍又廢矣大衍之精密宜可久傳也未幾而復差則爲五紀爲正元爲觀象爲崇元又何其紛紛耶嘗因是而觀諸易矣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天下之事可革者多矣而聖人必以曆言者蓋事之在天下最易差者莫如曆而不可不修者亦莫如曆故善言曆者當因天以求合不爲合以驗天不善言曆者爲合以驗而已矣善言曆者有三說一曰氣二曰象三曰

不善言曆者數而已矣。蓋數可以類推而氣與象
運行而不息。柰何預爲合以驗天而執其一定以驗
二者之常動。此漢唐以來治曆者無慮數十家而皆
始密而終疏者。豈非以此歟。雖然太初之曆本於鍾
律。以八十一分爲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籥。而終漢
之曆號爲最詳。開元之曆本乎大衍。以四十九分爲
筭。而終唐之世。號爲最密。是非所祖之多門而爲數
則同乎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高陽氏起乙卯。虞舜用
戊午。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是非立元之多門而爲

數則均乎劉洪作乾象曆以五百八十九爲紀四百四十五爲斗分韓翊造黃初曆以四千四百八十三爲紀法干二百五爲斗分漢之曆或八十一爲法魯之曆或以九十爲筭是非倚數之多門而爲數則一乎至若太初曆爲張壽王所詆清臺課疎密是非乃定大衍曆爲瞿曇撰南宮說所非靈臺校薄當否始決東漢曆元爲馮晃馮光所駁熹平校議得失遂分此曆之方行而迭相詆刺者如是也太初曆是非既定而未淳以爲後天四分儀式既備而劉洪以爲與

天疏闊班固謂三統最密而杜預以爲疎一行獨指
杜預之謬鄭元謂乾象窮幽極妙而韓翊指其失此
曆行既久而遁相訛刺者又如是也其餘如祖暅之
非何承天劉孝孫劉焯之駿張賓王孝通李淳風之
仁均遞遞相非無窮已尤要之兩漢之曆太初
象其最也隋唐之曆皇極大衍其冠也雖更相是
非而是非自有定論矣

宋元曆法

宋初承用欽天曆建隆二年以欽天時刻差謬命有司重加研覆而王處訥上新曆號應天曆此其曆法之始也太平興國中以應天置間有差詔吳昭素徐臺董昭等各造新曆而昭素法頗精密賜號乾元其後朔望復差咸平四年史序王熙元獻新曆更名儀天時趙昭逸請覆之而不從闕二歲果差昭逸言其營惑度數稍謬復推驗之果如其說久之星躔復失度天聖中司天監上新曆賜名崇天英宗初有司言

崇天五星之行及諸氣節有差又以日食不效詔周
琮等各造新曆以范鎮詳定惟琮曆最密乃用之號
明天曆初石道言琮曆不可用至熙寧中月食東方
與曆不叶詔曆官雜候時有言衛朴通曆法召朴至
朴言其失在置元不當詔其改造朴因以已學爲之
視明天曆數減二刻曆成行之號奉天曆九年奏天
以日食不當詔集曆家考驗有司言失於後天遂改
作元祐六年曆成詔以觀天爲名崇寧姚虞輔改曰
古天未幾蔡京令虞輔改用帝受命之年卽位之日

造曆元用庚辰日起己卯曆成名以紀元蓋宋自開國迄靖康丙午百六十餘年而曆凡八改南渡建炎三年更造統元曆元用甲子日起甲子蓋自古造曆

多起朔旦甲子夜半冬至懲京用受命年月日之失也然統元曆頒行雖久有司不善用暗用紀元法推算而以統元爲名孝宗初日食不驗於是改造乾道曆已又改爲淳熙曆時孝宗務知曆法疎密朝廷益重曆事十二年楊忠輔言淳熙曆簡陋於天道不合久之趙渙亦言淳熙法皆後天一辰紹熙元年頒新

曆名曰會元至慶元四年會元占候復差日官草澤
互有異同忠輔更之名曰統天然自淳熙以來三曆
皆出自劉孝榮一人之手統天頒用之初卽已割日
食不驗因仍至開禧時置閏遂差一月乃詔集草澤
精算造者嘗獻曆與造統天曆者皆延之而開禧新
曆議論始定韓侂胄胄國或謂非所急無復敢言
曆差者而開禧曆附統天並行於世淳祐四年韓侂
胄更造新曆賜名會天咸淳六年以冬至至後爲閏不
協因更曆七年頒行卽成天曆也蓋自南渡之初迄

至則丙子又百五十年而曆復戊戌嗟夫僕嘗立
廟合天道則于歲日至可坐而致焉必數數更法以
求牽合玄象哉蓋必有任其責者矣雖曰天授惟艱

古今通患天運日行左右既分不能無惑謂七十九
年差一度難視古差密亦近得其槩耳又况黃赤道
度有斜正濶狹之殊日月有盈縮朏朏表裏之異測
北極者率以千里差三度有奇晷景稱是古今測驗
止於岳臺而岳臺豈必天地之中餘杭則東南相距
二千餘里而華夏幅員東西萬里則發歛晷刻豈能

盡譖天造曆者追求曆元。邈越曠古。抑不知二帝授時。齊政之法。畢殫於是乎乎。是亦儒者所當討論之大者。徒談曰星翁曆生之責可乎。大抵器久必弊。數久必差。固也。古人謂三百年計曆改憲。是曆之改必三百年之間可也。歷觀前世。莫有及者。何其改之數也。漢之曆五變。而太初爲密。不百餘年而差矣。人皆歸咎於餘分之不去。乃四分減之。而非乾象增之。而亦非何也。猶有可言者。太初之造。馬遷實職之。今以其曆大餘小。餘計之。則古曆也。非太初也。何自矛盾。

耶○唐曆十三變○而大衍最密○不半○太初之年○而差失人皆歸咎於日法之不分○乃繼大衍者惟擬置寫分而不能易○又何也○抑有可言者○大衍之法後不能易而王朴則斬然自立一家○雖失於徑急而不緩亦難矣○其源流誰自○且曆之起○起於斗度○而疏密多寡悉皆不齊○冬至之日曆之所生也○或以爲在斗○或以爲在建○或以爲在牽牛○或以爲在女宿○何耶○曆之差差於日食○而晉唐之間○凡日之有食○若聚訟然訖無中者○則晦朔之間○朏朒之微○孰從而正哉○宋之曆凡十

餘變而猶復以差聞。然則曆何時可定乎。要之天地之機其妙而不可測者。在於眇忽毫釐之際。而其象與氣推移盈縮。亦有時而不可齊。故雖聖智不能盡窮焉。積之歲月則曆之不能無差理。固然也。聖人不能使曆之無差。常因其差而正之。而曆家者流往往各持其說。以相矛盾。至其議者。又從而以私意輕重之。此曆之所以數改而無一定之說。良有由矣。先儒程氏有言。曆數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閻之作曆。言數百年當差一日。何承天

之遂立歲差法。而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歲差法。紀古今。却於歲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其言曰。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筭者。洛下閻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閻等。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嗚呼斯言固深於曆者矣。元承用金曆。歲久寢疏。世祖欲釐正之。命王恂。楊恭懿。郭守敬。領其事。恂等言。曆家知曆數。不知曆理。願得通天道知曆理。大臣如許衡者。總之歷宜精。於是命衡領太史院。而是時。守敬於曆象。

特精諸歷事受成焉。守敬言。司天莫大於測景。古今曆以唐一行所造大衍爲稱首。則以唐開元間令南宮說行天下測景。所歷地最廣也。今國家一統疆宇。此唐尤廣。委宜遣使者四往測景。成一代之制。而測驗莫先於儀表。今司天儀本宋皇祐中於汴京所造。與大都天規環不協。北量南北極差四度有奇。又表石年深偏側難遵用。請別創儀表相比覈。宜可精於是創。簡儀。仰儀及諸儀各臻其精妙。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候之宿度。餘分終未得其的。用二

總測餘分纖微可考作候極儀極辰既生元鑑斯正
作渾天儀儀象形似莫適於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
方測天之正圓欲合也實難法當以圓求圓作仰觀
儀古有經緯儀相連絡而不動作新儀亦謂之經緯專南
北低昂而七政列舍中外官去極度分數然作立運
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用爲測驗其致一也作證理
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
作闕幾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
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諸皆

創以意爲之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
永短圖與諸儀互參驗當是時監候官十四人分道
行測景東至高句驪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
凡二十七所而守敬作懸正儀坐正儀令行四方測
景者用之仰察蹤離近取晷景微入刻抄遠周寰海
徧參曆法酌稽中數蓋五年而曆成衛守敬具疏言
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
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二十

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千餘年而儀式
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
速及魏黃初間始以日食謀其疎密魏楊偉造景初
曆始立交食起虧術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統甲子
曆始悟以月食衝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
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及以晷景
驗氣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之歲
差之數極星去不動之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
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

三年張胄玄造大業曆始立五星入氣加減法及月○
應食不食術創焯造七曜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及立○
推黃道月道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
舊儀始用定制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
曆部章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辰○
月見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
小定九服軌漏交食之異及創立歲星差合術又九○
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
七十二年邊岡崇玄曆始立相減相乘法以求黃道○

月道又六十三年王朴欽天曆始變五星法遲留逆行舒亟有漸又九十八年周琮造明天曆始悟日法積年自然之數又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今始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二曰歲餘三曰日躔四曰月離五曰入交六曰二十八宿距度七曰日出入書夜刻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二曰月行遲疾三曰

黃赤道差四日○黃赤道內外度五日○自道交周詔賜
名曰授時○曆頒行天下○諸推步之式與見成之數皆
比次篇類整齊○分秒爲成書○皆視古加密而去○諸曆
法積筭年月傳會之誤○則固順天道之自然而合也○
其言日曆法之作○凡以步日月之躔離○候氣朔之盈
虛而已○不揆其端○固無以測知天道而與之脗合○然
不驗之近亦何自知其本順○以動而一無所強哉○昔
人立法必推求上古至之日○日月合璧○五星運珠爲
上元○爲曆本○所謂千歲之日至者也○日至令而後居

可復定諸曆因之以爲經制遠大衰序之法莫不祖述而世代遼邈積數動踰億萬後人厭其有筭繁多乃剪截其數增益日法以傳會之因用改憲而非久輒差此歷代積年日法所爲互異也夫七政運行進退自有常度苟原始要終候驗要密使宵旦之間象數行度毫忽微秒一不可得近則近可驗遠約可觀博又何必舍目前簡易之法而求億萬年宏濶之術哉今曆以至元辛巳爲曆元法一本諸天行秒而分分而刻刻而日皆以百爲率比之他曆積年日法推

演附會爲令以驗天者庶幾得其自然蓋自漢劉歆作三統曆以一十四萬四千五百一十有一爲積年以黃鍾八十一爲日法行之一百八十餘年而後天七十八刻其法不行迨及魏晉以迄唐宋作者無慮數十家皆有積年日法而行之愈不能久有百年而改者矣有三四十年而改者矣有一二年而卽改者矣是何也天有不齊之運而曆拘一定之法不知順天以求合故也元許衡郭守敬之造授時曆也一以考測爲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以至元

百歲前冬至日時分秒爲氣應。以冬至距朔之日爲閏應。而歷代所謂積年之法俱廢矣。以日爲百分。分爲百秒。而歷代所謂日法俱廢矣。今以其法推之。以歲寔如氣應。卽來歲之冬至也。以歲寔加閏應。滿朔寔去之。卽來歲之閏條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何其審而備也。簡而明也。所謂順天以求人而不爲合。以驗天者也。夫曆法之所以易於差忒者。以宿度之未真。以天運之不齊耳。何也。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四分之一。言其常數也。

殊不知天運常有餘而歲運常不足。二差甚微。人初不覺。習虞喜以爲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進之而又不及。劉焯折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折之近似矣。然天有自然之運。而以已意斷之。可乎。故郭守敬始測景驗氣。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
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爲歲差。夫古未有閏也。至堯而後置閏。閏法立。則四時之氣候齊矣。古未有歲差也。至虞

奉諸人而後有歲差。歲差立則七政之晦慶明矣。二
者相用而不可偏廢者也。天運之可驗者莫顯於日
月之交食而交食之不爽又係乎朔望之有定耳。何
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言其平行也。二十九
日有奇而會言其經朔也。殊不知上者陽之精也。行
南陸則盈。行北陸則縮。月者陰之精也。近日則行疾。
遠日則行遲。古者止用經縮。故月一大一小。日食或
在朔。二月食或在望之前後。漢魏以後。日食多在晦。
其弊蓋坐此也。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爲九道。何承天

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唐李淳風作甲子元辰，始立定期之法。淳風又以晦月頻見，乃以朔日小餘在日法四分之三已上者虛進一日，謂之進朔。進之誠是也。然日躔有自然之度，而以己意附之，可乎？故虞翻嘗曰：「朔在會同，苟經次既合，何疑於頻？」大日月相離，何拘於間小？一行亦曰：「天事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傷？」郭守敬祖用其說，一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期。夫定期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紊矣；交會准則天運之先後可驗矣。二者相因而不可失，一者也。史謂其

推驗之精。自古及今無出其右。良不誣哉。

國朝曆法

明興 高皇帝首歲欽若曆象之興吳元年開括
蒼劉基名聘至都禮遇之以爲太史令基于是率其
屬造戊申大統曆以上 洪武初召集天下通知律
曆名家者赴京議曆法占天象三年立欽天監設官
凡玄象圖書非其職不得習其習業者分四科曰天
文曰滿刻曰大統曆曰圓圓曆自五官正而下至天
文生冬專科肄焉五官正理曆法造曆歲造大統曆
御覽月令曆六壬遁甲曆 御覽天象七政躔度曆

上之凡曆註一上御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壬遁
曆六十七事靈臺郎辯日月星辰之纏次分野以占
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辯吉凶之占挈壺正知漏
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於監
正丞一上與群臣論天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傳
藻典藉黃麟等以蔡書傳左旋之說對一上怒曰是
儒家說槩何知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二十八宿經
也附天體不動日月五星緯也必右旋朕自起兵來
與善推步者仰觀今二十有三年矣夜指一宿爲主

度太陰所距初幾何盡一夜卽漸過而東非右旋而
何十七年製觀星盤修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書
成 腸秦晉燕周楚齊六王俾讀焉是歲博士元統
言臣聞一代之興必在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
今曆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
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 洪武甲
子積一百又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今年
遠數盈天數漸差請以 洪武甲子歲冬至爲曆元
而七政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之不齊其與難未易

知臣聞磨勘司令王道亨郭伯玉精九數之學願徵
令推算以宣昭一代之制書奏報可擢統爲監正
十八年築欽天監觀星臺於鷄鳴山其圓圓曆觀星
臺因雨花臺之舊棲焉令隔遠毋交通二十年選疇
人年壯解書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而監副李德
芳言授時曆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下推將來每百
年消一日卽永久不可易也今監統正所造曆改不
用消長之法非是統疏爭以爲推步於舊法無爽
上曰二說皆難憑獨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

於是欽天監以洪武甲子爲曆元而造曆後未有
法推算如初三十年革曆監正正統中造已巳
曆頒行之而踈尋廢不行學士楊廉言漢興四百年
更三造曆唐三百年更七造曆宋三百餘年至十八
造曆本朝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更造而交
食一一驗不爽則知許平仲郭守敬所造曆理數精
極古今曆無過之者乃天生桀出之智豫國家曆
數無疆之用也正德中禮部主事鄭善夫以歲中
月食者三奉命往觀象臺督監官驗候以爲新舊

法互有失得願徵海內究心天文之學及能爲筭者
使得盡心更元定曆之事其說主筭極於秒微以至
於半秒分之所積無差而後精嘉靖初光祿少卿
管監事華湘言天子奉順陰陽治曆明時蓋時以作
事事以厚生而世從治也時苟不明將每朔弦晦望
失其節分至啟閉乖其期無以該洽生靈而世亂矣
夫曆數之興代有作者曷嘗不廣集衆思人無遺智
法無遺巧期於永久不變也哉然不數歲而輒差曆
所以差繇天周有餘而日周不足也日之差驗於中

星。堯冬至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躔玄枵之子。今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躔析木之寅。計去堯三千餘年。而差者五十度矣。再以赤黃道考之。至元辛巳改曆。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類與推算。迄恭惟皇上入繼大統之年。適於元革命改憲之年。合則調元正曆。固有待於今日也。臣伏揆古今善治曆者。三

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太衍以著策元授時以晷景而
晷景爲近其所因者本也欲正律而不登臺測景竊
以爲皆空言臆見非事實已伏望 許臣暫住 朝

衆督同中官正周濂及掄選疇人子弟諸曉本業者
及冬至前請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年冬
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經月離黃赤二道昏
旦中星七政紫氣月孛羅候計都之度視元辛巳所
測差次錄 聞昔班固作漢志言治曆有不可不擇
者三家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筭之士臣三者無一

蚤夜惶惶問知所措伏乞 劍禮智廷訪有能知曆
理如楊雄精曆數如邵雍智巧天授如僧一行郭守
敬者徵赴京師令詳定歲差成一代之計 萬曆

初鄭世子載堉疏請改曆曰

高皇帝革命之時

元曆未久氣朔未差故仍舊貢不必改作但討論潤
色而已今則積年既久氣朔漸差似應修治後漢志
所謂三百年斗曆改憲者宜在此時仰惟 列聖御

極以來未嘗以曆爲年號至我 皇上始以 萬曆
爲元而九年辛巳歲距至元辛巳正三百年適當斗

曆改憲之期又協乾元用九之義而曆元應在是矣。繼述之盛舉寧不有待于今日乎前代人君或有新曆告成則改年號以曆爲名以慶之以爲福壽之徵然此不過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聖上預以萬曆爲元此乃先天而天弗違固宜有曆以應之爲聖壽萬壽歲之嘉徵臣俟之久而未見焉此愚臣日夜之所惓惓也於是採衆說之所長輯爲一書名曰律曆融通其學大旨出於許衡而與衡曆不同後漢志曰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

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啓景
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效則和否則占晉志曰日冬
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十二
律應二十四氣之變其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
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
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夫黃鍾
乃律曆本原而舊曆罕言之新法則以步律呂爻象
爲首此與舊曆不同一也堯時冬至日躔所在宿次
劉宋何承天以歲差及中星考之應在須女十度左

右唐一行大衍曆議曰劉炫推堯時日在虛危間則夏至火已過中虞翻推堯時日在斗牛間則冬至昴尚未中蓋堯時日在女虛間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進退不逾半正間恆漏使然也元人曆議亦云堯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而授時曆考之乃在牛宿二度是與虞翻同大統曆考之乃在危宿一度是與劉炫同相差二十六度皆不與堯典合新法上考堯

元年甲辰歲夏至午中日在柳宿十二度左右冬至
午中日在女宿十度左右心昴昏中各去午正不逾
半次與承天一行二家之說合而與舊曆不同二也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至授時曆推之得
戊子先左傳一日大統曆推之得壬辰後左傳三日
新法推之與左傳合此與舊曆不同三也授時曆以
至元十八年爲元大統曆以洪武十七年爲元新
法則以萬曆九年爲元其餘各條不同者多詳見
曆議新法比諸授時度幾青生于藍而青于藍者禮

部覆爲曆名沿襲既久未敢輕議至於歲差之法當爲考正然於何而正之所以求之者大約有三曰考月令之中星移次應節曰測二至之日景長短應候曰驗交食之分秒起復應時考以衡管測以臬表驗以刻漏斯亦诡得之矣夫天體至廣曆家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紀日月星辰之行次又析一度爲百分一分爲百秒可謂密矣然在天一度應地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其在分秒又可推也譬之輪轂外廣而中漸以狹至於輻輳之處間不容髮矣

夫渾儀之體徑僅數尺。外布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不及指許。安所置分秒哉。至於臬表之樹。不過數尺。刻漏之籌不越數寸。以天之高且廣也。而以徑尺寸之物求之。欲其纖微不爽。不亦難乎。故方其差在分秒之間。無可驗者。至踰一度。乃可以管窺耳。此所以窮古今之智巧。不能盡其變歟。今之談曆者。或得其筭。而無測驗之具。卽有具。而置非其地。高下迥絕。則亦無准宜。非墨守者。之所能自信也。卽如世子言。以大統授時。二曆相較。考古則氣差。三日推。

今則時差九刻。夫時差九刻在亥子之間。則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則移一月。此可驗之於近也。設移而前。則生明在初二之昏矣。設移而後。則生明在初四之夕矣。弦望亦宜各差一日。今似未至此也。此以曆家雖有成法。猶以測驗爲准。爲今之計。宜令星曆之官再加詳推。以求歲差之故。亟爲更正。嘗聞前禮官鄭繼之有言。欲定歲差。宜定歲法於二至。餘分絲忽之間。定日法於氣朔盈虛。一晝之際。定日月交食於半秒。難分之所斯。其言似中。曆家肯綮要在得精思善。

等而又知曆理者以職其事誠博求之不可謂世無
其人而其本又在我皇上秉欽若之誠以建中和
之極光調玉燭默運璇璣正曆數以永大統之傳是
在今日誠千載一時也二十四年河南僉事邢雲路
奏窺天之器無踰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乃今之
日至大統推在申正二刻臣測在未正一刻是大統
寔後天九刻餘矣不寧惟是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
適值子半之交臣測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臣測
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臣測立冬己酉而大統推

庚戌夫立春與冬乃王者行陽德陰德之令而夏至
則其祀方澤之期也今皆相隔一日則理人事神之
謂何是豈爲細故且曆法疎密驗在交食自昔記之
矣乃今年閏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已正二
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已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
實後天幾二刻而計閏應及轉應若交應則各宜如
法增損之矣蓋日食八分以下陰曆交前初虧西北
固曆家所共知也今閏八月朔日食寔在陰曆交前
初虧西北其食七分餘明甚則安得謂之初虧正西

食甚九分八十六秒耶而大統之不效亦明甚然此
八月也若或值元日於子半則當退履端於月窮而
朝賀大禮當在月正二日矣又可謂細故耶此而不
改臣竊恐愈久愈差將不流而至春秋之食晦不止
也臣故曰閏應轉應交應之宜俱改也久之刑科李
應策言曰 國朝曆元 聖祖嘗諭二說難憑但驗
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惟時以至元辛巳揆之
洪武甲子僅百四年所律以差法似不甚遠至 正
德 嘉靖已退當三度餘奚俟今日哉春秋不食朔

猶直書官失之今日食後天幾二刻冬至後天逾九
刻計氣應應損九百餘分乃云弗失乎曆理微秒日
月五星運轉交會咸取應於窺管測表歐陽修所謂
事之最易差者雖古太初大衍諸書詎不深思玄解
得羲和氏之曆象授時遺意然果以鍾律爲數無差
則太初曆宜卽定於漢而後之爲三統四分者若何
又果以著策爲術無差則大衍曆當亦卽定於唐而
後之爲五紀貞元觀象者又若何蓋陰陽迭行隨動
而移移而錯錯而乖違日陷不止則躔離之謬分至

之忒積此爲窮雲路。刊觀象測景候時籌策。第四事議者應宜俱改使得中秘星曆書一徧闢而核焉。必自有得世子僅闕衍義補氣運轉爻四准分秒數字卽悟大統曆大義併所獲律呂說冀正之臣嘗謂律本居陰以治陽曆實居陽以治陰。自非兩本性。登臺候日晷應否。折忽于秒。周歲周天微爲增減。務期晦朔弦望昏旦夜半中星分秒不爽尺寸與。聖祖原諭元統李得芳同一軌焉。務稱完制。餘不必更也。而本監奉查律例久稽未復。此又專門之裔。本業雖長理。

或未諳精筭之士未拔雖善經實弗明其柰何以國制鉅任畀之豈鄧平虞喜沈括輩各名家不能定一二尋常曲士易能哉於是監正張應候等疏詆其誣禮部言使舊法無差誠宜世守而今既覺少差矣失今不修將歲愈久而差愈遠其何以齊七政而釐百工哉相應俯從邢雲路所請卽行考求磨筭漸次修改爲是但曆數本極玄微修改非可易議蓋更曆之初上考往古數千年布筭雖有一定之法而成曆之後下行將來數百年不無分秒之差前此不覺非

其術之疎也。以分秒布之百餘年間其微不可紀蓋亦無從測識之耳。必積至數百年差至數分而始微見其端。今欲驗之亦必測候數年而始徵得其槩。即今該監人員不過因襲故常推衍成法而已。若欲斟酌損益緣舊爲新必得精諸曆理者爲之總統其事。選集星家多方測候積筭累歲較析毫芒然後可爲準信裁定窺制合無卽以邢雲路提督欽天監事該監人員皆聽約束本部仍博訪通曉曆法之士悉送本官委用務親自督率各官測候二至太陽晷刻逐

月中星纏度及驗日月交食起復時刻分秒方位諸數隨得隨錄逐一開呈御覽積之數年酌定歲差修正舊法則萬世之章程不易而一代之寶曆惟精其於國家敬天勤民之政亦誠大有裨補矣疏奏竟留中未行

律曆融通序曰自落下閏造太初曆取法黃鐘律數而後知創曆不可無所本自僧一行造大衍改從大易策數而後知修曆不可有所拘易大傳曰河出黃雒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則之者

非止畫卦敘疇二事而已至若律曆禮樂莫不
皆然蓋天地萬物無非陰陽而圖書二者陰陽
之妙盡矣夫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然
而曆者禮之本也律者樂之宗也何以言之夫
曆之興也測景於天景有消長因之以考分至
以序四時而五禮本之律之始也候氣於地氣
有深淺因之以辨清濁以正五音而六樂宗之
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故曰律居陰而
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迭相治也其間不容

髮而相錯綜也。以河圖雜書言之。則河圖者禮也。雜書者樂也。樂記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其河圖之謂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其雜書之謂歟。故河圖員而左旋。其數則偶。所謂居陽而

治陰也。十二辰以之雜書，方而右轉，其數則奇。
所謂居陰而治陽也。七曜以之陽道，常饒陰道。
常乏故河圖之數五十五，視大衍而有餘，雜書
之數四十五，視大衍而不足。合河圖與雜書共
得百數，若陰陽之交，觀牝牡之相衡，均而分之。
得大衍之數者二，此天地自然之至理。故律曆
倚之而起數，語其經則曆有十二辰，次律有十
二官調，語其緯則唐有七曜，律有七音，河圖曆
也。故有四時迭運之象，雜書律也。故有三分損

益之象是以黃鍾之管九寸則雜書而爲律元黃鍾之尺百分則河圖而爲度毋從黍之律橫黍之度長短分齊爻相契合斯造化之妙是知律者曆之本也曆者律之宗也其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故曰律曆融通此之謂也

圖書編輯曰曆法之難言也久矣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惟數可以明其理是故理因數顯者也數從理出者也理數可相依而不可相離者也治曆以正天時因時以興民

事而帝王爲治之先務在是矣何則日月之運
行星辰之次舍凡可推步而知者亘古今而不
變者也且亦有盈縮朏朒之不齊焉星辰有遲
留疾伏之不一焉往來出入於二道之間者雖
竭天下之至巧而不能盡者也於天運有常之
中而叅之以隨時變通之術驗之以陰陽寒暑
之氣積之以絲秒毫忽之數其於數曆也庶幾
乎自黃帝命羲皇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象
大撓作甲子而容成總其術曆所自始也少昊

使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啟丹鳥
氏司閉而鳳鳥氏爲曆正法所由傳也顓頊命
南正仲司天北正黎司地而建孟春爲元是爲
曆宗帝堯使羲仲叔主春夏和仲叔主秋冬以
閏月定四時是爲曆紀舜察璣衡禹衍疇範周
官設馮相保章古之帝王所以奉若天道者其
法雖不盡傳其意固可得而識矣然古未有閏
也至堯命羲和而後置閏閏法立則四時之氣
候不忒矣古未見歲差也至晉虞喜諸人而後

立差差法立則七政之距度不與矣二者相用而不可偏廢者也古今改曆者無慮數十家由黃帝訖秦末凡六改惟史官喪記疇人子弟分散春秋因魯曆而譏置閏之差秦曆無定法而置閏常在十月之後是三代至秦已非黃帝之舊矣由漢高祖訖漢末凡五改張倉用惠帝曆司馬遷作太初曆劉歆作三統曆李梵作四分曆劉洪作乾象曆可謂備矣而惟太初爲善蓋其說本於鍾律以黃鍾八十一爲日法復自前

曆上元推之得閏逢攝提格之歲爲甲子冬至

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晦朔弦望不爽毫

髮當時一十七家之疏遠者悉罷矣繇魏文帝
訖隋末凡十三改繇唐高訖周末凡十六改晉

有春秋長曆杜預之長慶曆何承天之元嘉新

曆雀洛之五寅元曆馬重積之調元曆隋劉焯

之皇極曆唐高祖有傅仁均曆高宗有李淳風

曆開元有一行大衍曆代宗有寶應五紀曆徐

承嗣有建中正元曆徐昂有元和宣明曆穆宗

時有長曆。昭宗時有景福崇元曆。周王朴有欽天曆。可謂備矣。而惟大衍爲最。蓋其說起於蓍策。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以天地之二始位。剛柔以天地之二中紀。閒餘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以晦朔正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章部紀元皆合於易。而二十三家之曆盡廢矣。繇宋太祖訖宋末凡十八改繇。金熙宗訖元末凡三改。吳昭素衛朴之乾元奉元曆。吳處訥周琮之應天明天曆。壽皇

之會元曆孝宗之乾道曆史序宋行古之儀天崇天曆皇居鄉姚舜輔之觀天占天曆陳得一之統天曆楊級初之大明曆元許衡之受時曆耶律楚材之庚午曆皆各所取也而惟授時爲近之蓋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郭守敬創爲之宿度餘分約爲大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珠崖北盡鐵勒皆古人所未爲者其法具載元史可

謂度越前古矣。合而觀之，隨時更政，得有損益。
而推驗精密，不過三家耳。豈皆憑肉臆以作聰
明，任智巧以愚耳目爲哉？廣集衆見，而周思曲
筭之無私，博采群言而參伍錯綜之不謬，然後
推而行之。宜其推往知來，信今傳後，之卽歷代
長于曆者，亦不數時而輒差何哉？考之堯時冬
至，躔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春分，在胃十
二度；秋分，在氐十度；至唐開元大衍曆，冬至日
躔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度；春分，在奎七度；秋

分在軫十四度宋統元曆冬至在井二度夏至
在井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此歷
代之曆可驗者也晉虞喜覺其差乃以天爲天
歲爲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算之以五十年差
一度而又不及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
爲近之僧一行以大衍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
一度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王恂郭守敬以
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筭已徃減一筭筭將來加
一筭至精密矣今據其法步而又弗合也此歷

代之不可驗者也。或者四時寒者無形而運於
下。日月星辰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
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速不相爲謀。其久
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夫以歲差而歸之。
勢其能有合乎哉。然其所以差者。繇天周有餘。
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常平運而舒。日周不
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乎中星驗焉。堯
之冬至初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
宿。則日行北陸纏于玄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

昏室中而日在箕三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纏于析木之寅也。是去堯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古曆之簡易者。今安得倣而求之哉。或曰定朔之法。莫驗于日月之交食。書詩春秋所載日食俱在朔。漢魏以後日食或在晦者。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言其行平也。二十九日有奇而會。言其經朔也。夫日者陽之精也。行南陸則盈。行北陸則縮。月者陰之精也。近日則行疾。遠日則行遲。古者止用經朔。故月一大

一小日食或在朔二月食或在望之前後漢魏以來日食多在晦其弊蓋坐此耳既得分九道何承天定小餘李淳風之定朔是矣然日有自然之度而以已意附之可乎善乎杜預之言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隨與日錯曆家者流欲以管窺之見而推今以驗天不知有常之理而順天以求合差法何時而明哉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承乾御極膺曆授圖數繇天悟理本心孚二統相符則徵諸七政三曆相讐必協

于五紀占天有臺而璿璣之器存造曆有官而
羲和之職舉銅候有儀而推測之法立其積分
一授時之數也其置閏一大易之旨也分至啟
閏卽少昊之所命也春夏秋冬卽唐虞之所授
也敬天勤民也至矣而猶有謂年遠數盈隨時
改曆之說是豈無所徵歟嘗老博士元統之議
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
巳至今年遠數溢漸差天子擬令修改
祖是其言矣開創未遑也 正德十三年五月 太

己亥朔日食起復弗令員外郎鄭繼之日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曆元矣。武廟未之行也。

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勸修德以應天修

省以承慶少卿樂護之疏可考也。請登臺測影

調元正曆以求未定之差法少卿華湘之疏可

考也諸臣先後之建白豈無所見而云然哉竊

聞之改曆之法有四。一曰立元二曰測候三曰

察度四曰定朔夫歲朔又復謂之元作曆者每

以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爲曆元必也用

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本范史紀元之日如太初所謂四千六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之餘特起新曆之第一日則元曆不差後其可久乎是謂曆元馬融謂大體不可測知天之度惟有璣衡一事夫璣衡卽今之渾儀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備至郭守敬又加詳焉獨不可倣而行之乎是謂測候易之革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作曆有常度也惟觀五星以測三垣觀三垣以測二十八宿觀二十八宿以察中星

是謂察度定朔之法。必於亥食驗之。張何所考。

皆不能無差。惟郭守敬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

爲定數。此其爲最精者。是謂定朔治曆之人有

三一曰專門之裔。二曰聖經之儒。三曰精算之

士。夫漢之公孫卿、壹、竇、司馬遷、請改正朔矣。而

不能爲筭也。乃鄭平、唐都、洛下闕之徒出然後

成太初曆。崔浩之魏曆、劉精矣。而惟高允能辨

五星聚井之差。程子嘗曰：堯夫差法冠絕古今。

堯夫嘗曰：楊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許衡、郭守

敬王恂之作曆也窮極四海竭盡心思就咎測
影凌駕百代夫唐都洛下閼鄧平專門之裔也
子雲堯夫許衡明經之儒也高允郭守敬王恂
精算之士也誠得三者之人而行政曆之法庶
備一代之制而樹未來之準